

自媒體大咖與聖誕

昌禮

年齡大了，平平安安地坐在家裡，在看悉尼華人網紅大葉子女士製作的“聖誕短視頻”。八個視頻號的短視頻，多角度地記錄悉尼聖誕的美篇製作，真是個了不起的大“工程”。享受著溫馨快樂，流連著新聞、新意、新奇，驚喜得我心動，手癢；按捺不住地想為這位把溫暖、浪漫、壯觀、和她捕捉到的美麗、歡樂無償奉獻給大眾的人——葉子寫幾句贊美的文字。不然連覺也怕會睡不安穩。

穿粉紅色衣服的聖誕老人，你見到過嗎？他就在悉尼的The Grounds of Alexandria Cafe。陽光下，一切是那樣的溫暖宜人；迷人的背景音樂是葉子選自Libera的《Carol of the Bells》；音樂輕快溫柔地跳動著，帶著你走進了漂亮有活力的，粉紅色裝扮的夢幻世界裡。粉紅的聖誕老人、粉紅的聖誕樹、飄逸的裙擺、鮮花氣球、迷人的笑臉，輕鬆的腳步；坐下來買杯咖啡吧，品嚐那粉紅色的蛋糕，品嚐南半球夏天裡粉紅色的聖誕；第一眼你會心曠神怡，再回睇會美到窒息。

在藍花楹風迷的紫色剛剛掠過不久，溫柔卻不乏青春熱烈的粉紅聖誕又登場了；你真的是會為悉尼色彩氛圍的變幻莫測、別出心裁、層出不窮而叫絕了。這也是葉子美篇製作注重色彩捕捉的一個亮點，變幻的魔力是要有眼光的人去發現開掘的。

葉子的視頻號讀者們要求分享女王大廈的聖誕裝飾，葉子於是去拍了。葉子用另類的手法表達了聖誕來臨前QVB祥和的節日氣氛，這是一年中人們盡情享受假日的情景。畫面鏡頭由中緩升，縱推，橫搖變幻交疊；裝飾華貴的聖誕樹彩燈閃爍，在沒有雪花的QVB人頭攢動，祥和安寧，歌舞升平。她選用的音樂是《Last Time by Moonlight》那是優雅得能夠觸摸心靈的天籟之音，音樂與美輪美奐的視象完美契合，畫面唯美動人如若仙境。

我佩服葉子天賦的音樂素養，文字的自由，畫面鏡頭的拍攝技巧，流暢的編輯及駕馭取舍的功力。怪不道，原來她畢業於北京外國語大學，曾在上海財經大

學任英語教師，又在上海人民廣播電台和上海東方廣播電台歐美音樂節目當過中方主持人，還做過四通文化傳媒的聯合創始人。所以現在能把美篇視頻做得既有藝術品位，又有一定深度，兼有審美價值也就不奇怪了。為此她有了一大群的視頻號粉絲，許多人都給了她很高的評價：稱贊她的視頻是“非常悉尼系列”表現了突出的“悉尼的城市氣質”，“總能給人美的享受和深深的感動”，“難得的唯美、溫馨、浪漫”，“每一期都精彩”，夢幻般美好的悉尼聖誕更煥發出了人們對自由和平的嚮往，這真的是難能可貴。當然，她的付出和奉獻更是難能可貴的。我奇怪她小巧的個頭，纖細的身軀，是從哪裡來的這股力量呢？

八集悉尼聖誕短視頻達到了一定的高水準，小製作中分明是大智慧的彰顯，“聖瑪麗亞大教堂”她更上層樓。她採用了童聲合唱團用拉丁文唱的《Ave Maria》。音樂合唱凝重、莊嚴、神聖而溫馨，承載著宗教的力量和歷史的厚重；就象她的鏡頭舒緩有致，由裡到外，由下至上變幻推進，穩重而篤定。花窗，穹頂，聖誕樹，長明燈，在神庇護下的教堂聖誕氣氛又大不相同。神來的畫面鏡頭是教堂前長長的水池方，現實與精神聖地似隔而未隔，預備著一顆感恩的心去感受上帝，祈盼愛與平安吧。

聖瑪麗亞大教堂夜晚的燈光秀，魔幻影像，經典提煉，色彩紛呈的宗教人物故事令人駐足痴迷。葉子的音樂靈感來自於查爾斯·狄更斯的《聖誕頌歌》斯魯克奇的故事。她將音樂和燈光秀畫面的故事相結合，沒有解說詞，音樂和畫面會帶著你反思良心，從積累財富轉移到尋求人與人之間的友誼。她將生活中的真誠、善良、和諧用他所選取的音樂和畫面鏡頭表達了出來。這便是葉子視頻號的大愛、美好、平等、自由、民主、的精神追求。一個時代的藝術必須合於時代的口味。葉子，你創作的短視頻和你的精神感動了我！當然也感動了許許多多的人。為你祝福，也祝願你佳作連連，帶給大眾更多的精神享受。



■葉子女士製作的“聖誕短視頻”截圖

澳華新文苑

第1190期 (B)

尋找個人體驗的另一種荒原

——評“澳華文學專輯” 袁勇麟

（接上期）圍繞追憶的主旋律，系列作品整體性延續了華人寫作的單純性表達，這種單純性的個人體驗的表達深刻地反映出華人寫作對於“追憶”的依依不捨，與此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呈現出另外一個層面的問題，那就是追憶愈加單純，寫作趨向於一種隱秘的表達，這在一定時期內，勢必成為一種寫作的趨勢。這種情況的發生正在逐漸受限於一種客觀的現實，那就是舊的歷史的遺忘以及新的歷史正在發生。其中仍舊閃爍著澳華寫作保持的某種珍貴品格，這些品格包括對親情的懷念（《紅峽谷的齒痕》《座位》《照片的故事》）；對現實主義題材的關注（《蒙山大雪》《哈瓦那的天空有多麼不同》）；對底層書寫的某種熱愛和執著（《縫腳跟》）；對幽默之“趣”的美學追求（《儒林斷舍離》）；對典型人物的塑造和刻畫（《上海太太》），等等。這些文學的品格無疑體現出澳華寫作對於審美的理解和傳統的堅守。

事實上，個人之體驗所體現出的有關“追憶”的姿態和情狀正顯示出自我抒情變革所面臨的某種抉擇。“我有先天的殘疾/不會飛/可夢裡我是會的/基本與游泳差不離/低飛很輕鬆，貼著地皮/稍加努力/飛到樹梢也不成問題/不敢太使勁/怕摔下來傷著身體”（《飛》），詩中所描述的關於自身先天的身體缺陷（殘疾），以及與理想之間的衝突，某種意義上成為澳華寫作的一種精神隱喻，尤其是關於“低空飛行”的自我定義，更能夠凸顯出這種自我確切的描述。《直至

我們找到綠色的海洋》以小說虛構的手法，將這種自我精神的隱喻進行了更加細緻、深刻的描述，其中種種意象以及矛盾緊張的關係足以證明這種有關自我精神的隱喻達到了更富張力的地步。對黃色潛水艇（同樣是一種隱喻）的懷舊、疫情封控的現實遭遇、“鑽石公主號”的孤獨處境、自閉症的奇異幻象、對綠色海洋的嚮往等等，一系列意象相互交織錯雜，貫穿其中的無疑是“封閉”與“自由”的矛盾。“他們快樂是因為他們找到了綠色海洋，潛水艇裡那麼小的地方，呼吸都很難，連新鮮水果都沒有，怎麼可能快樂呢，自己騙自己……”。如果將疫情的封控、他者的冷漠與誤解以及遊艇等理解為涉關“個人的體驗”，那麼，“綠色的海洋”將象徵著一種新的精神“荒原”。

維多利亞·迪·帕爾瑪（Vittoria Di Palma）在其著作《荒原：一部文化史》中認為：“荒原是一個抽象概念，它的定義取決於觀察者的假設和價值觀，但荒原也是非常真實的，是一種由明確的進入和使用習慣加以限定的土地。在一般與具體、私人與公共、世俗與精神、有用與無用、反烏托邦與烏托邦之間的搖擺中，荒原歷史的其餘部分將徐徐展開。”顯而易見，“荒原”作為一種地理概念和文化概念，其內涵包含明顯的矛盾二重性特徵。這種荒原的概念儘管與湯瑪斯·斯特爾那斯·艾略特（Thomas Stearns Eliot）有關“荒原”的理解有所區別，但同樣指向一種明確的意義追尋。如果將歷史中的流放視為一種生命體驗和意義追尋，那麼，身處全球化、同質化時代的社會發展進程，註定意味著心靈的迷失和精神的麻木，這勢必造成個人的體驗將因這種無差別的社會遭遇而喪失敏銳的觸覺。無論對於普羅大眾還是精英分子，個人體驗的失效無疑將成為全球化時代的某種困境和挑戰，而作為後行旅時代的族群，澳華寫作同樣面臨這樣一種現實和審美的雙重境遇。

《敦克爾克酒店》隱約察覺到了這種個人體驗的狂歡和迷失，審美

層面上逐漸顯露出對於“荒原”的某種帶有隱喻性質的敘述，“在悉尼西北高地彭立斯（Penrith）地區起源的霍克斯貝河，暈染藍山桉林，攜帶瓦勒邁（Wollemi）杉悠久芬芳的泥塵，沒被污染的混沌河水和露絲、格林、‘耶穌’、正當年的華人夫婦，甚至潛逃的畫家笨，以及其他啤酒漢子的絲絲往事一起流淌，由那寬厚平緩的霍克斯貝河庇護著，從布羅肯灣（Broken Bay）重回塔斯曼海。”重回“荒原”，嚮往並癡迷於歷史長河的悠久，這種帶有自然主義特徵的寫作敘事，仍舊體現出澳華寫作的一種懷舊情緒，但在具體寫作過程中，卻無形中注入了“荒原”敘事的二重性特徵，我認為這種寫作體現出澳華寫作的一種新的變化和趨勢。

《日落之海，廢墟之城》一文則沿著這種趨勢表現得更為鮮明，“我也不明白自己為什麼偏愛去荒涼空曠的廢墟，而不是繁華亮麗的風景勝地。有人甚至把廢墟情結說成是一種對‘悲涼感’近乎自虐的迷戀，而我不以為然。”一邊是“荒原”，一邊是全球化背景下的人類災難，對於和平與互助的呼籲和渴望，這種矛盾無疑成為人類現實處境的生動寫照，同時賦予了“荒原”兩種內涵，一種是原生態的昭示著生命本真的“荒原”，一種是人類自我毀滅後的“荒野”。如何應對人類未來命運的這種困難境遇，成為擺在人類面前的共同話題，澳華寫作隱約觸及到了“荒原”所象徵的真正意義。

從個人的體驗到另一種“荒原”的書寫，不僅象徵著一種寫作的未來轉向，同時象徵著一種身份意識的再確認，擺在澳華寫作面前的不是寫作的坦途，而是新的生命意義的探索，需要所有寫作者孜孜不倦地投入其中，努力去詮釋新的意義，這是審美意義的發掘，更是生命體驗的蛻變。因此，澳華寫作需要重新尋找屬於自己的另一種“荒原”之地。

（本文為發表於2024年12月號《香港文學》的“澳華文學專輯”的評論，作者為福建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中國世界華文文學學會副會長。）

卜算子·賀中華詩詞學會海外詩詞工委成立

周文彰

霜日熱鵬城，情比天還暖。不遠他鄉萬里來，眾手齊高挽。挽起大洋橋，只為心中願。凡有人居皆有詩，平仄聲聲漫。

陳小明（和詩）

呂律繞邊城，風拂天南暖。百國詞豪繼踵來，大海高山挽。彩筆搭心橋，共織縷縷願。眾手扶輪舞日彤，漢韻寰球漫。

賀聖誕 迎新年

——澳大利亞美術家協會網絡作品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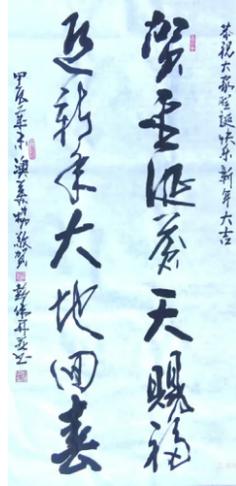


在2024年聖誕節之際，澳大利亞美術家協會特別組織舉辦“賀聖誕、迎新年”網絡作品展，此次展覽選登了部分會員的近期作品。他們是彭偉開、李鋼、陳秀英、姜長庚、卓強、馮玉華、王明科、徐子屏、盧紹武、龔除、陳征、高煒、王憲榮、周嘉鴻、劉燦喜、石秋玲、苗錫群、葛彩霞、徐憲來、吳任、鄧學英、張愛華、吳任、陳霞、徐素彬、劉繼格、黃俞敏、陳世豪、平易、關志敏、洪家武、遠飛、趙淑德、牛沛岩、顧佳、羅定先、黃瑜、王平、黃文麗、汪嚴、範東旺、吳方敏、張興坤、真嬰、王鶴等44位會員的73幅作品。



■王明科《美洲松鼠》中國畫 68×68cm

■彭偉開《賀聖誕 迎新年 大地回春》書法 69×138cm



■陳秀英《大吉圖》中國畫 34×133cm